



多  
種  
香  
氣  
體  
驗。  
雪  
蕾  
香  
氣  
博  
物  
館  
帶  
來  
三  
百

### 館萬氣通古今

從科學角度來看，嗅覺是人類最古老的感官之一。遠古祖先依賴氣味辨識食物、尋找伴侶、避開危險。即便在今日，人類每日呼吸超過兩萬次，氣味無時無刻不在進入我們的身體。然而，嗅覺的運作機制仍充滿謎團：為何某些氣味能瞬間喚起記憶？為何不同個體對同一氣味反應迥異？氣味如何影響情緒與心理狀態？這些問題至今仍在探索之中，也讓香氣文化更添一層神秘色彩。

如果說中國的用香文化講究內斂與意境，那麼西方世界對香料與香水的發展則更顯外放與精細。從古埃及的宗教用香，到法國香水工業的興起，西方在香氣的提煉技術、調香藝術與商業化運作方面，已形成一套成熟體系。香水不僅是個人風格的象徵，更成為時尚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不同地域、不同時代的香氣交織，使全球香氣文化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面貌。

在廣州雪蕾香氣博物館的參觀過程中，這種中西交融的特質尤為明顯：一方面是中國傳統香文化的深厚底蘊，另一方面是現代香水科技與西方調香理念的融合。

博物館內設有三百多種香味的互動體驗區，參觀者可以逐一嗅聞，從花香、木質香，到辛香與東方調，層層展開，彷彿在嗅覺中閱讀一本無聲的歷史書。最具現代感的，莫過於最終生成的「香氣喜好報告」，通過AI分析個人的氣味偏好，為每位參觀者定製一瓶專屬香水，讓古老的用香智慧與當代科技融合。

這次採訪，不僅是一場嗅覺的療癒之旅，更是一場文化的追尋之行。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，我們需要這樣半天的時間讓自己慢下來，用鼻尖去感受世界。氣味無形，卻能承載記憶；看不見，卻能觸動情感。

(下)



樂活  
潘少  
逢周一、二見報

### 滴金無價

法國波爾多有一條加龍河，往支流向走，就會抵達索泰爾訥這個小村莊。知道它的人不多，可只要提起一瓶叫做Château d'Yquem的酒，所有愛酒人士都會正襟危坐，這就是產自此處的「滴金」，貴腐酒中毫無爭議的天花板。

酒如其名，誕生全靠「貴腐」菌，它會刺穿葡萄果皮，之後果肉水分蒸發，糖分和風味物質濃縮。能實現這些，條件十分苛刻：種植園需秋季清晨有霧、留住貴腐；午後陽光充足、帶走水分，才能形成潮濕溫暖兼具的微氣候。過程好比是走鋼絲，霧大了葡萄會爛，太陽不夠濃縮風味又欠火候。所以蘇玳區(Sauternes)才堪稱天選之子，而「滴金」的葡萄園，恰好在這寶地中心，別人根本羨慕不來。

更誇張的是人工成本。因為菌類無法同一時間、同一程度侵染所有葡萄，意味著採收必須靠工人一串串、一粒粒篩查。一個園子要反覆八到十次，前後橫跨幾周甚至一個多月才算完。而優質葡萄園本就有控制降低產量，再加上水分蒸發後果實縮小，要釀一瓶酒，幾乎要一棵樹，遇到不理想的年份乾脆不做。滴滴如金，正是「滴金」名字由來，也是它能在二一八五五年分級制度裏，被單獨列為「超一級莊」的底氣所在。

當然，一切要落回杯中才算數。很多人會疑惑，「區區甜酒」怎麼這麼貴？喝了才知道，它的甜帶著奇妙層次，濃縮的酸就像一條暗線，把主角托舉起來。賽美容和長相思的經典配比既保證了熱帶水果的風情，還帶出蜂蜜、堅果甚至藏紅花香，酒體飽滿沒有一絲沉悶，明明是甜酒，卻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平衡，驚艷不張揚，鮮活不輕浮。數百年來，酒評家們對它不吝溢美之詞，輝煌的、傳奇的，可我覺得，真正的奢侈從來不是人為定價，而是連造物主都沒把握的那份偶然。



食色  
判答  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### 為生命留白

與惋惜之餘不禁自問：生命的意義，是否真的只在於永不停歇的奔跑？

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便留下箴言：「我們忙碌，是為了得享閒暇。」在他眼中，閒暇並非空洞的消遣，而是智慧與美德得以生長的土壤。這句話在今天聽來，別有一種醒徹人心的力量。

事實上，今年全國兩會上，「休息權」就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。「春秋假」「帶薪錯峰休假」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，「離線休息權」「雙休保障權」等話題，在會內會外激起廣泛回響，映照出社會心態靜水流深式的變遷。

休息，正逐漸褪去「懶惰」或「懈怠」的舊標籤，被重新理解為奮鬥不可或缺的「加油站」。究其原因，一個始終緊繃、不敢鬆弛的社會，終究難以孕育持久而深厚的創新活力。保障休息權，實質就是「投資於人」的一種方式，涵養的是社會寶貴的元氣與溫度。

與此同時，「美好生活」的內涵也在悄然重構。人們越來越意識到，真正的幸福感，往往源於那些看似「無用」的時光——陪孩子看一場日落，與父母吃一頓晚飯。這些片段無法被KPI衡量，卻構成生命中柔軟的質地。

從「不敢休」到「好好休」，這場關於休息權的覺醒，恰似時代給予我們的溫柔提示：請為生命留白。休息本應是人人可享的權利，而非遙不可及的奢望；閒暇也應當是日常裏的從容常態，而非偶然降臨的饋贈。木棉年年灼灼，春天歲歲如期，但屬於每個人的春光，卻經不起一再辜負與錯過。



十八彎  
關爾  
逢周二見報

### 文學研究的「現場感」

感」。

葉老師研究茅盾始自大學時代，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後來以《論茅盾四十年文學道路》之名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，從那時開始，葉老師開始了與茅盾的交往：先是一九五六年與茅盾通信，六年後的一九六二年由葉以群帶領第一次去見茅盾，雖然由於歷史原因曾與茅盾中斷過聯繫，但到改革開放後又七次拜訪過茅盾——這些交往的點點滴滴，貫穿着葉老師的茅盾研究，不但成為他茅盾研究的第一手資料，而且也成為那個時代充滿「現場感」的

茅盾研究成果。

在這部著作中，葉老師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茅盾的生活細節，如他第一次與茅盾相見時，茅盾「頭戴一頂維吾爾族式的瓜皮帽」，給葉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；後來與茅盾見過幾次面之後，「他也就比較隨便了，身着家常衣服，有時見他衣服的袖子上還打了補丁」「書房與臥室的擺設，也相當簡樸」「房間四處擺滿各種古今中外的書籍」——這樣的描述使讀者對茅盾的日常生活有了鮮活生動的了解，而在對茅盾的「訪談」中，葉老師也獲得了許多第

一手資料，如對於茅盾寫作勤奮卻不像魯迅那樣「隨時編集出版」，葉老師提出問題後茅盾的回答是「寫東西很快，但生活也不安定，沒有充裕的時間去收集出版」。這個回答當然不能令人滿意，但它出自茅盾之口，有一種獨一無二的「現場感」。



過眼錄  
劉俊  
逢周二見報

### 擁抱機械人

我猜想機械人當時是否有感受？「我只是打工，幫老闆辦事而已，請你消消氣吧……」如果機械人感到委屈無奈，它便是有靈性感情。這已非超現實狀況，以中國的科技發展速度，似乎指日可待。

我對於科技、機械等知識都只懂皮毛。好像沒多久之前，從新聞資訊看到的機械人形象，仍然只是蹣跚走路，最多只能做出一些簡單動作。時至今日，身體矯健的機械人在商業市場比比皆是。炒菜、掃地、摺疊衣服

的機械人，在日常生活已經屢見不鮮。從前在科幻電影見到的場面，機械人與現實人類互相合作，看來已非虛構。未來的問題應是：如何擁抱機械人，讓它們與人類一同發展？

好些科幻電影都推想未來世界會被機械人統治，地球被佔領，人類反被操控。然後，人類便要作出反擊，甚至透過時光機器返回昔日社會，務求找到機械人誕生的原始時刻，由此斬草除根。這些都是電影橋段，將人類與機械人置於二元對立位置，製造戲劇衝突效果。在真正的現實層面，機械人都是由人類製造而成，倘若製

造者心術不正，難免會產生惡果；只要全心向善，創造機械人協助科技發展，藉此改善人類生活，那麼機械人的生產和應用，必定朝向光明。由是，人類不想將來被機械人取代位置，現在更應自我完善，做好自己。



文藝中年  
輕羽  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健康口訣：頭要冷，腳要熱，心要平，氣要通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### 唐家共樂園

周日清晨驅車直奔橫琴，想去領略花海長廊，抵達後發現繁花謝了大半，於是環島轉轉，便經橫琴大橋返回珠海市區。吃過午飯，前往唐家古鎮。

該鎮是嶺南著名的名人故里，包括晚清政治人物唐紹儀、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、中國早期民族工業奠基人唐廷樞等，都是這裏的同族同鄉人。串古街走小巷，參觀宗祠、家廟、展廳，其中，看到唐紹儀故居木門緊鎖。

走至大道盡頭，右方坡路出現一座牌坊，上刻唐紹儀手書的「共樂園」三字，這裏竟是唐紹儀的私家花園。

共樂園佔地五百多畝，耗銀四十萬兩，六年時間建成。該園初名為「小玲瓏新館」，一九三二年，唐紹儀將建好的共樂園贈與唐家村民共同擁有，改名為共樂園。

園內綠意盎然，古木參天，自然勝境與人文底蘊兼具。法國桃花心木、菲律賓洋葡萄、日本

黑松、印度橡膠榕等品種都為異域引入。建築物有的仿江南園林，而網球場、信鴿巢、觀星閣等則是仿西式風格。

為了解唐紹儀和共樂園，重溫清末民初歷史，頗有收穫。



紅塵記事  
慕秋  
逢周二見報

### 田園牧歌

兩百平方公里，大約是香港總面積的五分之一，港島的三倍大。而這，正是蒼鷺湖農場的面積。

跟着手機地圖開車導航，從新西南蘭島基督城驅車兩小時，就可以來到這座群山環繞之中的牧場，沿途的景致從烏雲密布的牧草甸，驟然就來到晴空萬里的高山草甸。沒有化肥與農藥的草地到了初秋已然變成了金黃色，一直延伸到群山盡頭。一小時的車程，除了農場的柵欄與電線，幾乎看不到人類建築的痕跡與任何同路人。

牧場沒有跟任何平台合作，要預訂只能通過它的網站，幾座設施完備的民宿橫臥在石子小路的末端，門自然地留着，暖爐早已點上，彷彿是家人一般為你而留。

如果方便，牧場女主人Anne願意開着車介紹農場，在這片兩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他們一家已經經營四代，接近百年。一萬一千隻美利奴綿羊與七百頭安格斯

牛自如地散布在牧場的每個角落。但更讓人震驚的是，牧場的自給自足：他們用水管將山澗中的泉水引進牧場澆灌牧草，以及為農舍自用；用壓路機為牧場中的道路進行維護。

春季繁育幼崽，剪羊毛；夏季耕作牧草；秋季牧羊回歸農舍，收割牧草；冬季休養生息，迎接白雪。牧場四季，忙碌而富有規律，遠處的雪山與穿流而過的河流，是這牧場生活的見證者。

逃離城市藩籬，來到無盡的牧野，日落之時，划着小艇穿過蒼鷺湖，在平緩的糖麵包山漫步遠眺，直到繁星升起，如此純粹與潔淨，講述着無盡的田園牧歌。



漂遊記  
杜若  
逢周二見報

### 最冷的冬天

剛度過了柏林近十幾年來最冷的一個冬天，罕見的低於攝氏零下十度的氣溫，也出現了好幾次。

「理所當然」的，今年的大雪天也比往年多得多。降雪不僅雪量大時間長，在地面保留得也多。但這可樂壞了柏林的小孩子們，他們從最開始自製一個紙板墊子當滑雪板，到後來催催着爸媽滿世界到處買真正的雪橇，一定不能辜負了這麼好的大雪。

然而，雪橇在有一段時間被瘋搶一空，只有等待發貨。大人們也沒乾等着，把家裏小孩小時候用的洗澡盆也搬了出來。有動手能力極強的德國人乾脆找來一些木板自製了雪橇。小孩們也不嫌棄，高高興興地坐在裏面吆喝着滑下小雪坡。有時候重心不穩摔個大屁股兒，他們也哈哈大笑爬起來，拍拍屁股上的雪，又奔跑着上到雪坡頂上。

如果說開心的大都是孩子們，

那麼鬧心的就是上班族了。大雪天讓機場關閉，公交也受影響各種延誤，就算是步行也得萬般小心以防滑倒。

好不容易大家總算在二月初的一天迎來了穩穩當當零上的溫度。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——凍雨把雪地凍了個結實，整個柏林的道路都如同溜冰場一般極滑無比，公交停運癱瘓，機場跑道結冰根本無法安全讓航班降落。北京飛來柏林的航班飛去了布魯塞爾降落，飛機上的華人們哭笑不得，說那就既來之則安之，布魯塞爾一日遊吧。

這個充滿了歡樂又戲劇化的冬天，讓柏林的人們又愛又苦惱，只盼着春天早日到來。



柏林漫言  
余逾  
逢周二見報